



三資糧 阿彌陀經研讀 (八)

問淨土法門，是如來一代時教中之易行法門。但在具體修行起來，難道就是每天稱念「南無阿彌陀佛」聖號，這樣就可以乘佛的願力，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沒有其他必要條件嗎？

答對於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是有條件的。西方淨土法門，是建立在三資糧：信、願、行上面。「信」，不是單單相信有阿彌陀佛、有極樂世界、我可以往生。這樣的信，只是人云亦云，而不是有智慧的信。佛法講事理要圓融，信、願、行這是「事」，但是「理」是什麼？在《金剛經》中說：有持戒、修福、智慧者，才能建立正信。持戒、修福、智慧這三個條件，也能對應到諸佛教誡的一

諸惡莫作「持戒」、眾善奉行「修福」、自淨其意「智慧」不著相，如此才是用智慧來信。

問所以想要往生到極樂世界，首先要厭離娑婆五濁，進而欣求往生安養。就是要靠「持戒、修福、智慧」來體驗。有惡業，必然有苦果；想要得到快樂，哪就好好地修福。這樣的「信」，才能以智慧，正確地建立。那「願」呢？

答「願」，我們不但要發願自己往生極樂世界，而且要眾生皆得離苦，與阿彌陀佛的慈悲本願相應。這個「願」，就是菩薩的「四宏誓願」。菩薩道的四宏誓願，這又同聲聞道的「四聖諦」有很大關係：眾生無邊誓願

動靜皆宜

妙法寺內，在幾棵「老桂花」旁却又栽種了幾棵「大紅花」。「大紅花」是俗稱，它其實有好幾種顏色，有深紅、粉紅，還有像圖中花這樣的雪白，名為朱瑾。花型大大的，經常開放，那份燦爛，那份陽光之氣，又剛好與旁側的幾棵老桂花樹成了強烈比照！——一方是動，是「陽」；一方是靜，是「陰」。

這份比照太強烈了，也同時顯現出這就是我們生活的狀況呀！

如此陰陽共生、靜動皆宜的，這才是生活！

本圖所見，十朵八朵大白花聚生在一起，多好看！



度——我體會到有苦，眾生亦同樣有苦——「苦諦」；煩惱無盡誓願斷——煩惱，便是苦的根源——「集諦」；佛道無上誓願成——成佛得果，便是證滅——「滅諦」；法門無量誓願學——法門就是依八正道，修行的方法——「道諦」。所以菩薩道、聲聞道，其實就像是同一棟樓，樓上與樓下的層次不一樣而已。「四聖諦」是從自我出發為觀照，求離苦得樂；而「四宏誓願」則範圍更廣，除了自己，更為利益他人，完美整個人間淨土。

⑩在《觀無量壽佛經》也有提到九品往生，裡面中輩往生者，是得三明六通的阿羅漢，而且蓮花頃開，所以修習大乘者，不應該貶低阿羅漢。如此，發願要上品往生，就是要發菩薩道的「四宏誓願」。那「行」又是如何呢？

⑪「行」，並不只是念佛，而是要用六波羅蜜來體會。《阿彌陀經》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我們做世俗的所有善行，包括：建廟、辦學校、安老院、教育、賑災，這些都是「少」善根福德因緣。但是只要可以與六波羅蜜相應地，來執持名號，一心不亂，這便是「多」善根福德因緣。例如，在一心念佛時，便會萬緣放下，不會貪求、計較、有所求；已經擁有的，也可以沒

有條件的施捨、放下，這便是在行「布施波羅蜜」；在一心不亂時，也就減少人我是非、貪瞋等煩惱念頭，這即成就「持戒波羅蜜」；忍辱，其實不只忍壞的一面，包括人家讚嘆你念佛很虔誠，我們也要忍；不是被讚兩句就很開心，不論讚我、毀我都要忍，這就是「忍辱波羅蜜」；我們一心念佛執持名號，便是「精進」；一心不亂便是「禪定」；再來我們念佛往生極樂世界，不是為了自己逃避，不是為個人利益著想的；而是想到眾生苦，借助好的環境去學習，修行有所成就，再回來度眾生。如《金剛經》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不著於相而度眾生，便是三輪體空、諸法空相的「般若波羅蜜」。所以千萬不要認為，念佛法門是很簡單，其實也是要符合菩薩六波羅蜜等條件的。要真正的做到一心不亂，執持名號，就要先將「我」放開，才能跟六波羅蜜相應，「我」放不開，不可能符合。就像《金剛經》說：通達人無我、法無我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

⑫因此，一心念佛求生極樂，是沒錯的，但是需要條件的。所謂「世事不理」，但如果要符合六波羅蜜，其實「所有的善行都要理」，因為持戒修福智慧者，是要利益眾生，來圓滿六波羅蜜。



那份幽香

前些日子，每次經過妙法寺二樓那走廊處，總是聞到陣陣幽香！——真的是「幽香」呀，那種香氣與一般花香不同，這個「幽」字，是帶點靜默的，悄悄的氛圍。這是什麼花香？——寫到這裡大抵有些讀友已猜到了！是的，那是桂花！

桂花樹的花，碎碎的，「不起眼」，但它的香氣却是那樣的濃郁！濃郁的香氣，却又披露出那一份幽幽情態。

這就是桂花給我們「擬人式」的感覺。
我很鍾情妙法寺裡這幾棵桂花樹。



97 為惡賊所劫失氍喻

昔有二人為伴，共行曠野。一人被一領氍，中路為賊所剝，一人逃避，走入草中。

其失氍者先于氍頭裏一金錢，便語賊言：“此衣適可直一枚金錢，我今求以一枚金錢而用贖之。”

賊言：“金錢今在何處？”

即便氍頭解取示之，而語賊言：“此是真金，若不信我語，今此草中有好金師，可往問之。”

賊既見之，後取其衣。

如是愚人氍與金錢一切都失。自失其利，復使彼失。

凡夫之人亦復如是。修行道品，作諸功德，為煩惱賊之所劫掠，失其善法，喪諸功德。不但自失其利，復使餘人失其道業，身壞命終，墮三惡道。如彼愚人，彼此俱失。熊，反自被害。

【解說】

先解說兩個詞語：一.氍，即是用細布製成的大衣。氍頭，即是衣領。

這兩名稱，在本喻裡都不重要，我解釋下來，是希望不被一些詞語妨碍了我們的思路。

好了，這第九十七喻，是向我們提示些什麼呢？它是向我們說了一個典型的「損人也不利己！」

我們研學佛法，先要好好地建立自己的信心、信念。倘若自己有所錯誤與失落，再而影響到別人，那就是「既不利己也不利人」，亦即是「害己害人」了。

98 小兒得大龜喻

昔有一小兒，陸地遊戲，得一大龜，意欲殺之，不知方便，而問人言：“云何得殺？”

有人語言：“汝但擲置水中，即時可殺。”

爾時小兒信其語故，即擲水中。龜得水已，即便走去。

凡夫之人，亦復如是。欲守護六根，修諸功德，不解方便，而問人言：“作何因緣，而得解脫？”邪見外道、天魔波旬及惡知識而語之言：“汝但極意六塵，恣情五欲，如我語者，必得解脫。”如是愚人，不諦思惟，便用其語，身壞命終，墮三惡道。如彼小兒擲龜水中。

【解說】

「百喻經」的「百」字是個概說，實際上是九十八篇。本篇是最後一篇了。本喻也是用淺白的文字去說明一些本就簡單的道理。但人們却又很容易地忽視了這簡單道理的，也許是因為「簡單」而輕易地忽視了，《百喻經》整個譬喻的故事，就是貫穿這一主旨，讓觀視者明白知道：對「簡單的道理」也要好好地認真對待，忽視了就注定出錯。現今的流行語有一句：「犯上最低級的錯誤！」為何「高級」的人也容易犯上「最低級」的錯誤？就是輕視了「簡單」而有所疏忽。

《百喻經》引言

聞如是：一時佛住王舍城，在鵲封竹園，與諸大比丘、菩薩摩訶薩，及諸八部三萬六千人俱。

是時，會中有異學梵志五百人俱，從座而起，白佛言：“吾聞佛道洪深，無能及者，故來歸問。唯願說之。”

佛言：“甚善！”

答曰：“天下為有為無？”

問曰：“亦有亦無。”

梵志曰：“如今有者，云何言無？如今無者，云何言有？”

答曰：“生者言有，死者言無，故說或有或無。”

問曰：“人從何生？”

答曰：“人從谷而生。”

問曰：“五谷從何而生？”

答曰：“五谷從四大火風而生。”

問曰：“四大火風從何而生？”

答曰：“四大火風從空而生。”

問曰：“空從何而生？”

答曰：“從無所有生。”

問曰：“無所有從何而生？”

答曰：“從自然生。”

問曰：“自然從何而生？”

答曰：“從涅槃而生。”

問曰：“涅槃從何而生？”

佛言：“汝今問事，何以爾深？涅槃者是不生不死法。”

問曰：“佛涅槃未？”

答曰：“我未涅槃。”

答曰：“若未涅槃，云何得知涅槃常樂？”

佛言：“我今問汝，天下眾生為苦為樂？”

答曰：“眾生甚苦。”

佛言：“云何名苦？”

答曰：“我見眾生死時，苦痛難忍，故知死苦。”

佛言：“汝今不死，亦知死苦；我見十方諸佛不生不死，故知涅槃常樂。”

五百梵志心開意解，求受五戒，悟須陀洹果、復坐如故。

佛言：“汝等善聽，今為汝廣說眾喻。”

「獨釣寒江雪」

我們經常唸着一句詩：「獨釣寒江雪！」此詩雖寫「釣魚」，實際上「心不在焉」的，焦點不在「釣魚」，而是藉着這場境去表達心境。

詩是唐代柳宗元寫的——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寫景與寫情俱佳，「千山」與「萬徑」是一種大自然大環境，在此大環境裡居然是「鳥飛絕」、「人蹤滅」，何其孤寂也。就在這孤寂環境裡，更深層地寫下後兩句，真是嘆為觀止。

在茫茫江水間，祇有一個披着蓑衣的漁翁在「釣魚」。他是真正的漁翁嗎？他是真的在釣魚嗎？柳宗元都向你說了：獨釣寒江雪。

畫中人不過是藉此去思考問題而已。

我隨手寫下一人在大樹下垂釣。他真的很在垂釣嗎？他在思考罷了，而祇有一棵大樹在身旁，是烘托出他的孤獨，很多時候，我們也得好好地靜下來思考問題。



「止戈為武」？

看到一本書，書名就稱為「止戈為武」。大抵它是沿用了坊間的一些說法吧！

其實，這個「武」字右旁可不是一個「戈」字，是少了一撇的，這個「弋」字，粵音讀「亦」。——「止弋為武」才真。

一般說「止戈為武」，是借用來說明一個問題，是勸說人家不要動不動就去動武，真正的「武」，是不要動干戈。

意思是好的，但不是「武」字的原意。「弋」是什麼呢？原來是用繩縛着的箭，這也是武器了。止弋為武，才是真正的武的真諦，我想，這樣去理解比較好些。

「維摩像」與「四季蓮花」

· 陳青楓 ·



妙法寺蓮花大殿，近門處有兩幅牆壁，我常在想：設計些什麼放上去才有意思呢？

年前，終於決定了做兩幅書畫作品。

在蓮花大殿，前方右邊的是放上一座文殊菩薩塑像。看着看着，靈機一觸，在佛文化裡，我們不是看到一節「維摩詰示疾，文殊菩薩到訪嗎」？這幅牆的位置既是與文殊塑像呼應的，那就繪寫一幅維摩像吧！

於是邀請工筆畫家陳國泰大兄，繪畫了一幅維摩像；我寫下兩句——

「維摩有疾文殊訪，兩聖同敲不二門！」

本人書法不似樣，立即致電書法家劉修婉女士，請她大筆一揮。這幅牆面積大，寫工筆畫太傷神了，於是特邀工程師郭正傑大兄把原畫放大三倍然後又由他負責上牆。

你看，這幅畫各方面處理好之後，多有氣勢！

與此同時，我們其實也在設計另一邊牆壁。

之前與修智大法師商討時，他提出一個建議——

「可不可以繪畫春、夏、秋、冬四季蓮

花？」

——好呀，我欣賞這構想，本殿既稱為「蓮花大殿」，則繪畫蓮花最為切合，何況蓮花在佛教裡早就有很好的喻意。

我希望這邊廂是原畫上牆，那麼，每幅作品也得有六尺高度了。畫六尺大畫，找誰好呢？我原有一些顧慮，想不到，敲定的四位畫友，電話撥過去，他們二話不說，一口應承。這四位是曾鍾貴寫「春天的蓮」、潘淑珍寫「夏天荷塘裡的蓮花」、葉樹菁寫「秋蓮」（她以山水畫風格抒寫，別具一格），陳國泰六尺工筆畫，這幅「冬天殘荷」，他每天花四、五小時的寫上一個星期。

四位畫家完成了大作。這四幅畫裝裱後同樣請郭正傑鑲掛上牆去。

由於四幅蓮花之下便是「許願祈福」牆壁。兩者結合在一起，很有意思。

那天潘淑珍剛好來到本寺，我一句「唔該」，邀請她在作品前拍照留念。

在這裡，筆者衷心再說一句：「多謝大家！」

圖片說明：

左頁：

這幅「維摩圖」是工筆畫家陳國泰手筆，兩行字則由女史劉修婉書寫。

本頁右上：

蓮花大殿的正前方，右邊便是文殊菩薩塑像。

本頁右下：

這幅「四季蓮花」下的合照。
左起：工程師郭正傑、筆者、畫家潘淑珍及書法家伍槐枝。





近代中國的居士佛教

· 丁 鋼 ·

（原刊於一九八七年八月《內明》第一八五期）

自古以來，從事佛教事業的人就由出家僧人和在家居士兩部份成員構成。然而，古時雖已有不少居士，但發展佛教的主要力量仍在僧人。到了清代，自乾隆帝採取了把佛教教團從社會中分離出來的方針，致使情況有所改變，清末佛教的實權已漸漸脫離教團開始轉入在家居士手中。隨之而來的是居士教佛的勃興，其改變了宋明以來佛教日益式微的狀況。他們通過深入研究佛學、興辦佛教教育以及大力開展各種類型的佛教文化事業等一系列的不懈努力，使佛教有了重大的進展，並且成為近代佛教復興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此，筆者擇其要者，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畧述史實，以闡明近代居士佛教在中國佛教史上的歷史地位和作用。

一 佛教理論的研究

中國佛教史上，佛教理論研究的鼎盛時期是隋唐，當時的佛教學者深入探求印度佛學，在中國化的改造過程中，形成了中國佛教諸多宗派的理論。但自宋明以後，佛教漸趨衰落，祇有禪宗與淨土宗繼續流行。此二宗重實踐輕義理，加以連年戰亂，佛教經典散佚嚴重，各教派僅亦不絕如縷而已，佛學研究無甚進展。

近代佛學得力於居士而振興，一方面承繼了明末以來三教兼治、教宗並融的趨勢，發展為融通諸宗、內外文學的基本傾向；另方面也逐漸形成了以法相唯識為重，統攝其它各宗的時代特色。從前者看，如被稱為「中興之祖」的楊文會（仁山居士），就是一位「教宗賢首，行在彌陀」的佛教學者。他不僅華嚴、淨土兼而研習，同時還積極提倡深入研究各宗各派學說。他的弟子，專攻一宗一派的有之，而融會諸宗成大家者也不乏其人，在楊文

會的倡導下，兼治諸宗，內外之學成為當時佛學研究的時代風尚。這又導致了對於佛教理論和歷史進行總體考察的興趣，一批重要的佛學研究著作相繼問世。如蔣維喬的『中國佛教史』、『佛學綱要』、『大乘廣五蘊論註』等，黃懺華著的『中國佛教史』、『印度哲學史綱』、『佛教各宗大意』等，都是具有一定影響的傳世名作，這對佛教研究的深入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然而從佛學理論上講，近代中國佛學以唯識學的復興為最發達。近代對法相唯識學的研究與發展，可說是自唐玄奘、窺基後千餘年來未有的盛況。這既與章太炎所說，其學說的「精深」、「縝密」，適合近代學術重視樸學的趨勢有關，同時也與窺基『唯識論述記』（此書久佚，楊文會從日本友人處訪求而得以刻印問世）等一批唯識學的典籍重見於世有關，從而引起了人們對唯識學的廣泛興趣。

近代推崇與研究其學者很多，光是楊文會門下就有章太炎、歐陽漸、梅光羲、李證剛、蒯若木、釋太虛等一批名家。當時還有「南歐北韓」之說，「南歐」即指歐陽漸及門下劉定權、呂澂等，「北韓」指韓清淨及門下周叔迦、朱沛煌等。歐、韓二人分別創辦南京支那內學院與北京三時學會，專研唯識學，成為當時唯識學的重要傳播基地。居士佛教學者們還撰寫了一大批論著，如歐陽漸的『法相諸論』、韓清淨的『唯識論述記講義』、呂澂的『論莊嚴經論和唯識古學』、梅光羲的『相宗綱要』等等，都是代表當時唯識學研究的重要成果。於此同時，因明學也得以復興和發展。

綜觀居士佛學研究，除以上所舉不同於前代的特點外，還具有如下特點。

首先，研究方法上創新，致使在理論上不囿舊說，有所發展。以歐陽師生為例，歐陽漸提倡「結論後之研究」的佛學研究方法，認為「一切佛法研究，皆是結論後之研究，而非結論之結論。」（『今日之佛法研究』，『歐陽竟無內外學·內學雜著』）反對決循守舊。他通過自己的研究，「毅然摒絕」其師楊文會推崇備至的『楞嚴經』和『大乘起信論』為「偽說」。並從義理、經典依據等方面作了詳實細緻的分析和比較，提出「法相、唯識非一」的理論，獨步於佛學界。而其高足呂澂雖承師說而不囿師說。他十分重視研究方法，曾撰『佛教研究法』一書，其中不照搬歐陽之法，而是強調研究佛教要「實事求是，分析批判」，既要「運用哲學史一般的研究方法，同時注意到佛學本身的特殊範疇和特殊規律等方面。」他從學說淵源上判明唯識古今學之歧異在於，「俱言唯識而所以解之者不同。」（『論莊嚴經論與唯識

古學』）故判法性、法相為一種宗教。師生之說，雖有所差異，但從各自的方法所研究出來的獨到見解，都為唯識學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其次，近代居士大力提倡研習佛學，不僅在於弘揚佛法，而且非常主張為社會現實服務，具有強烈的愛國精神。如歐陽漸晚年曾言「亂之興也自無悲始，始之萌也自親愛始。」（『內學序』）提倡以佛教大悲的精神來救亡圖強。其學生和助手呂澂更是主張「佛法不離世間。」在近代居士的影響下，近代如梁啟超、章太炎等思想家，都援用佛學作為救國自強的思想武器。當時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競相研習佛學，著述立說。在一些著名大學中，也開

始講授佛學。如梁啟超之於清華大學，蔣維喬之於東南大學，湯用彤、梁漱冥、熊十力之於北京大學等，佛學思想滲透到上層建築各個領域，客觀上使得佛學成為中國近代哲學史和思想

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復次，近代居士還創辦了大量的以宣揚佛教思想，研討佛學義理的各種報刊。如狄楚卿創辦『佛學叢報』，范古農、餘了翁和太虛在上海創刊的『世界佛教居士林刊』、『佛學半月刊』、顧顯微創辦的『淨業月刊』等等。其中學術價值最高的是歐陽漸創辦的『內學』雜誌。這些眾多的佛學報刊，對近代佛教的復興，都曾起過不小的作用。

總之，以上這些特點說明，近代居士的佛學研究已具有強烈的近代特徵。

二 居士佛教教育的興辦

梁啟超曾說過，「晚清所謂新學家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此論確有道理。然而究其原因，不能不說與近代居士興辦的佛教教育有着密切的關係。

近代居士的佛教教育追溯其源，則與彭紹升有關。彭紹升，號尺木居士。其受友人影響專心佛學，鑒於當時佛學衰微，他曾與友人汪縉一起共同設立建陽書院，弘傳佛學，這可算是近代最早由居士創辦佛教學校，予居士教育有一定影響。

但是論影響和貢獻，還得首推清末的楊文會。楊文會以其學佛的切身體會，深感當時大多僧人缺乏佛學知識，急需辦些佛教學堂來培養佛學人才。他曾撰寫『釋氏學堂內班課程芻議』一文，建議「

「去心垢」

我們做事情也好，學習也好，總要「沉得住氣」。這是一個沉澱過程，在學習或工作過程中要靜下心來，這才能把事情做好。

《四十二章經》裡說——

「夫人為道猶所鍛鐵漸深，棄去垢，成器必好。學道以漸深，去心垢，精進就道。暴即身疲，身疲即意惱，意惱即行退。」

這同樣是清晰簡易地講道理，修行學道，就好像煉鋼那樣，要有一個過程，要去除雜質。我們修行，也就等於去除心垢——心中的污穢雜物，——心身之所以疲累，就因為我們煩躁，不能沉住氣來好好沉澱。

由各省擇名勝大刹，開設釋氏學堂」，並「仿照小學、中學、大學之例」，各為三年、九年學成不等。在『支那佛教振興策一』中，還把開設僧尼學堂，作為中國佛教振興之策提出。他為釋氏學堂編寫了『佛教初學課本』，將佛教基本教義和歷史，以傳統通俗的「三字經」形式，包羅無遺。並作『佛教初學課本注』，以供初學者用。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秋，楊文會正式實現了辦學設想。在金陵刻經處設立學堂，名「祇洹精舍」，招收僧俗學生二十餘人。他親授『大乘起信論』，延請諦閑法師講天台宗，著名詩僧蘇曼殊教授梵文和英文，得慶名士李曉暉講授國文。祇洹精舍因經費短缺停辦後，楊文會又和他人一起，成立了佛學研究會。自任會長，每七日講經一次，聽者踴躍，很受歡迎。楊文會通過祇洹精舍和佛學研究會，不僅促進了佛學的復興，而且培養出不少佛學人才，較著名的有譚嗣同、桂伯華、黎端甫、章太炎、孫少侯、歐陽漸、太虛、謝無量、李證剛、梅謁雲、蒯若木等，他們在佛學研究上都有所成就，而且在日後對中國佛教的發展乃至社會的發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楊文會興辦的佛教教育對近代佛教教育的開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自他之後，以宏揚佛學、陶冶佛學人才為目的的各類佛學院，猶如雨後春筍般地大批湧現，幾乎遍及全國各地。其中，由他的學生歐陽漸所辦的支那內學院最為著名。

支那內學院的辦學原則是講學和刻經並重。該院成立後，設學、事兩科。事科主在編印佛學著

述，以便流行，面向社會宣揚佛學，學科則仿照近代學製，設中學、大學(分補習科、預科、特科、本科等)、研究(又分設正班、試學班)、游學。體現教學科研結合的特點，並詳細規定各級學生的修業年限。教學內容上，除了佛學課程外，還充分體現歐陽先生兼治內外之學的辦學主張。課程上以法相唯識學為主，其餘研究皆歸束於此。並還開設了算術、代數、生物、植物、物理、化學、文學以及中外歷史地理、音樂、圖畫和手工等課程，梵文、藏文、英文和日文課程也在此列。在教學方法上，採用了講演、討論和指導研究的學習制度。以後又改為指導自習的制度，以「教授以誘進閱藏開啓心思為鵠的。」一九四三年歐陽先生病逝，由呂澂繼任院長。他在教學上，承繼先師學風，創立了佛學五科，即毗曇、般若、瑜伽、涅槃、戒律的講習體系，主張對佛學作系統的研究。

在兩位大師的倡導努力下，支那內學院培養出了大批佛學人才。先後在內學院學習過的有數百人之多，其中著名的有姚柏年、湯用彤、梁啟超、熊十力、梁漱溟，陳銘樞、王恩洋等，他們在佛學研究上都具相當的造詣，成為近代佛學研究的棟樑。另如韓清淨在北京三時學會中所培養出來的周叔迦、朱芾煌等人，也都是近代中國的著名佛教學者。

可以說，近代中國佛學的振興，以及能夠取得顯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歸公於近代居士對佛教教育事業的重視和實施，近代佛學研究的佼佼者大多出自於居士興辦的佛教學校，便是一個有力地見證。

順流而去

《四十二章經》裡有這樣一節話——

「夫為道者，猶木在水尋流而去，不左觸岸，亦不右觸岸。不為人所取，不為鬼神所遮，不為洄流所住，亦不腐敗，吾保其入海矣。」

何謂道？道是怎麼回事？道，就像水的順流而去。這節話其實是講得很淺白易懂的，但人們往往就是「越簡單越容易忽略」！此外，本節的「簡單道來」也說明一個問題：我們講道理，不必彎彎曲曲地、扭來扭去的扮高深，不少道理都是可以很簡單易消化的。水，順流而去，不受人為的阻障，那便會自然地流入大海。

三 佛籍的整理和出版

在中國佛教史上，近代居士佛學活動的另一重大貢獻，便是對歷代佛教典籍的整理和出版。

中國的佛教典籍，自宋明以來時有聚散，加上連年戰亂，多遭焚毀。到了近代，明刻本『嘉興藏』也毀於一旦，僅存的北京『龍藏』是梵夾本，閱讀十分不便。在佛教界最早引起重視的，首推楊文會。他認為這種狀況於佛法弘揚十分不利，因此「發心刻書本藏經」，以廣流傳。一八四六年，他在南京設立了金陵刻經處。自任校勘，立志重刻方冊藏經。當時有江都人鄭學川協作其事，在揚州磚橋也設立了江北刻經處。楊、鄭通力合作，分工刻經。

光緒四年（一八七八），楊文會隨公使出駐英、法。在倫敦結識日本著名佛教學者南條文雄，在交往中，得知日本流傳佛書很多，且有不少是國內久佚的隋唐疏本，共計三百餘種。於是開始特別注意收亡佚經典，收集藏經之外的「古德逸書」。或托人購還，或托內弟抄錄寄回。並將搜求的佛書，選編刊印，訂編『大藏輯要目錄』。楊文會等人的刻經事業，推動了近代刻經事業的興盛。此後刻經之風大盛，使佛籍得以流通，對佛教文化事業的發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他逝世後，歐陽漸承揚其遺志，在興辦佛教教育同時，致力於刻經事業。他刻定『瑜伽師地論』後五十卷，並作了長序，使法相學得以昌明，予知識界和思想界很大影響。在內學院中，還特立事科，進行佛籍的整理和出版，並在方法上勇闢新路。隋唐以來，佛學研究通常是據漢譯佛典。由

於翻譯和傳抄中的失誤和錯訛，常出現一些疑難問題，久未能解決。由此，歐陽漸在內學院非常重視漢譯佛典的校勘，在整理舊有資料時，要求「簡別真偽」和「考訂散亂」，並主張「借助藏文」和「廣採時賢論述。」其學生和助手呂澂繼承其傳統並有發展。進而指出要注意譯者的辨偽、時代錯誤的訂正、原來意義的尋究、年代異說的決定等。在二先生的指導組織下，他們充分利用當時已搜集到的梵、藏、巴利文各種經典，集中人才，從事選譯，或出全文，或錄要義，補正缺失，輸益新知，做到「冶梵、巴、漢、藏於一爐。」校勘漢譯經論，考訂辨偽，解答了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許多疑難問題。經他們重新標校輯印的『藏要』，共收有佛典五十餘種，三百餘卷。發行後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好評，其中一部分曾被日本各佛教大學用作課本，一部分被印度國際大學作為研究資料。

在他們的帶動下，佛教典籍的整理和出版有了新的發展。如熊十力的『佛教名相通釋』，丁福保的『佛學大辭典』和『一切經音義提要』等，都屬此中的重要成果。

這眾多的佛教典籍的整理刊印和廣為流通，不僅構成了近代居士佛教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而且對近代佛教的振興和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促進作用。

以上三方面的歷史事實，都充分證實了近代居士佛教在中國近代佛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充分認識這點，對於我們研究近代佛學歷史是十分重要的。

「色身與法身」

《壇經》說：

「一切眾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

平時我們習慣講的生命，指的就是我們的色身。生命，當然是有生有滅的，這是有始有終。因此，這過程也是無常的，——即是沒有常駐不變。

色身與法身，可以說一個是固定的有，實質的實體；法身，我們不妨視之為精神世界吧！

一個相對地完整的「身」，是「色身」與「法身」俱備。倘若我們不好好地重視法身，則有如我們說，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說得難聽的，是一具祇懂吃喝玩樂的「行屍走肉」。

清風伴夕陽

蘇東坡寫了一首千古唱絕的好詩——

人生到處知何似，
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鴻飛那復計東西。

輕淡淡的寫，雪泥上的爪，風過處很快便沒有了。人生也如是，不要太計較、太着意，《金剛經》裡說：「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便是不要執着，不執着那就教人想起「鴻飛那復計東西」！

我想至此，隨手拿起一枝長鋒筆，寫下這一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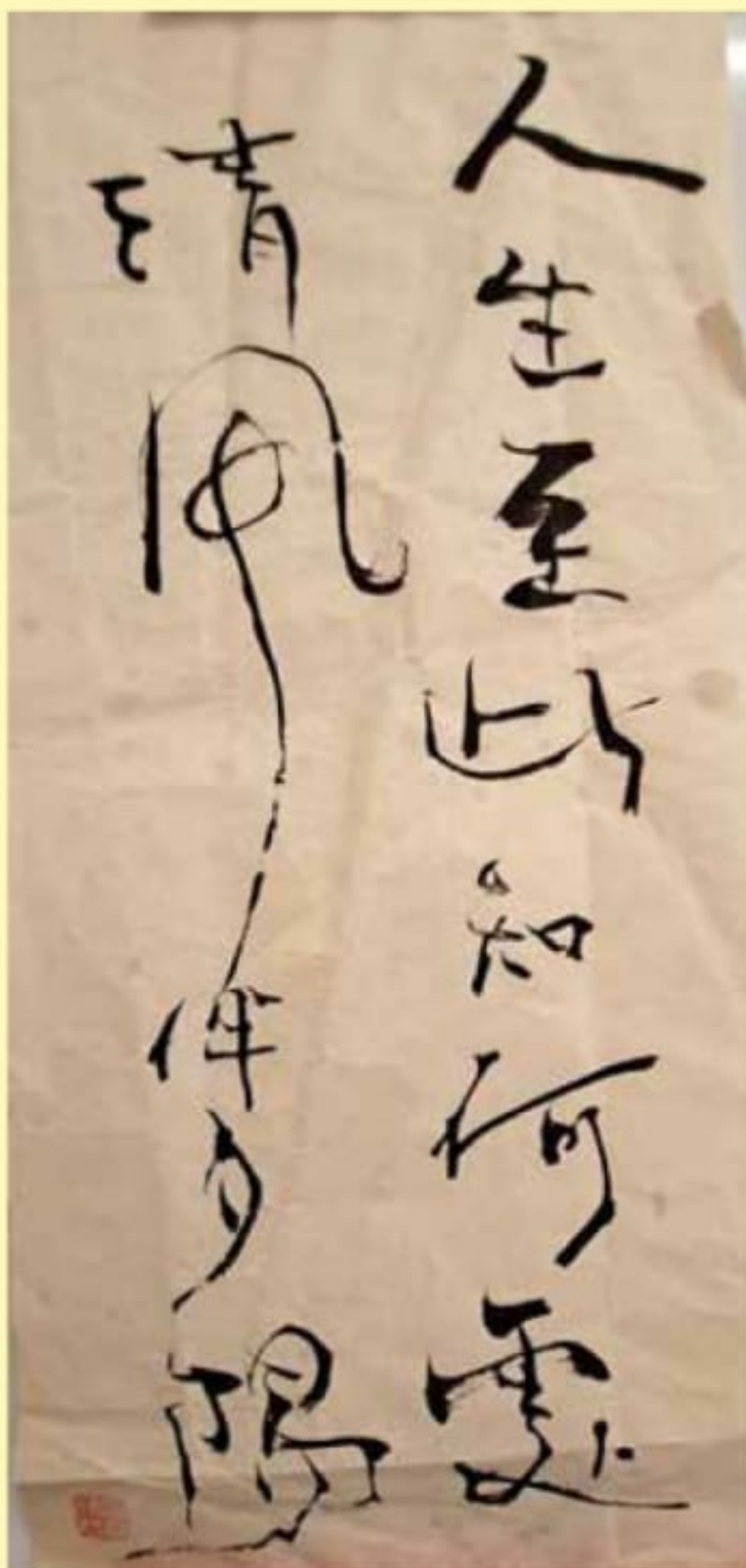
人生至此知何處
清風伴夕陽

我們到了一定年紀（人生至此），要知道怎樣「活好當下」（知何處）？

——「清風伴夕陽」便是我當下的生活況味，不要去想什麼了，好好地珍惜光陰，盡自己的餘力做一些對社會，對自己的身心有益的事情。「清風」與「夕陽」都是不用花錢的，也同樣是無價之寶。

所以，蘇東坡在「赤壁賦」寫下的那句子，是多麼教人欣慰——

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乃造物者之無盡藏也！



令人擔心

與出版界一些朋友閒聊，往往遇上一些「苦埋口臉」的。何解？很簡單的，是如今出書難也！我們到書店走走看看，人流的確不多，當然這也與疫情有關。但相信很多人都會說，這與「網上看書」大有關係了。

現在人人有手機，而且網上知訊多，單是看這些已經佔去你不少時間的，甚至有說會「看上癮」，這就更增加出版艱難了。

但網上知訊多，也有很大弊處，是「亂發消息」，一些信息說不定還是「亂吹亂說」，但你却誤信了。今時今日，不少「歪論」也在網絡「排山倒海」的出現，一個不小心，或者「潛移默化」地你吸收了也不自知。此等情狀，越見越多，這種「冇主管」的亂噏廿四，好些人都在吸收了，此種歪風不知如何是好？



山間漫步

在電視上看世界桌球大賽，這是今年香港體壇盛事。港選手傅家俊是亞軍，輸給了世界冠軍的「桌球王」，是真真正正的「與有榮焉」。

——第一次在電視上如此詳盡地看到桌球比賽，原來打起來是如此充滿技巧的，是技巧與思考並重。現場觀眾八千多人，真是桌球賽的「世界之最」。

好了，今天我寫本文，主題也不是放在這桌球賽上，而是賽後看了「桌球王」的一則簡短說話。原來他是一位十分喜歡遠足的人。他說：「我在英國，想行走高山，遠足一次的話，必須花上四個小時的車程才能抵達現場！但在香港呢？離開市區半個小時便可以翻山越嶺了。香港，真是一個十分好的遠足之地。」

其意大抵如此。香港的確是一個很好的行山地方。近、方便，且風光美麗宜人。祇可惜，我們是不是因為這「太方便」而忽略了？實在可惜啊！

假日，在山上漫步，疲累了，坐下來，好好地思考一下。這是從古到今都是很好的生活態度。

「店長推介」

在一家店舖裡，看到其中一個擺放貨物的架上大大地寫上「店長推介」四字。

看着，我不禁搖頭。表面上這好像很有意思，或者說很有心思吧！但實際上呢？我個人以為，這是「除笨冇精」的做法。

這既然是一店之長，你向顧客推介的，應該是整間店的售賣貨物，怎麼可以僅僅是推介一部分東西？

看來這「除笨冇精」的「店長推介」，是模仿了某些食店的做法。

有些食店，在顯眼處，或者在餐牌上列上某些食物是「廚師推介」。

大佬呀，你既然是這食店的廚師，那麼，所有你炮製出來的食品，都是值得向顧客推介的，怎麼只有部分才是「值得推介」？難得其他的就不值得推介了嗎？連這簡單的道理也不曉得，真有點莫名其妙。

舞火龍博物館



聽聞位於大坑區內的「舞火龍博物館」開幕！——大喜訊也，抽個下午專誠前往參觀，儘管這天毛毛雨，但心情愉悅，毛毛細雨也算不了什麼！

祇是，——唉，真的要嘆口氣！

這個小小「博物館」却教我大大地失望。

太簡陋，太空蕩蕩了！我還以為是完成了外殼(硬件)，仍未有正式開始的。

這個「活化」的場地本來很好，它原是百年前一座義學學堂。(所以，這裡有條短街稱為「書館街」。)多年前，政府提出了招標——活化此舊宅後做什麼好呢？

我當時便想：最好用來做大坑舞火龍博物館啦，這有歷史價值，也有民間活動的一個讓人緬懷的好地方。



果然，最後是做起「舞火龍博物館」來了，真為之雀躍！但今天看到的所謂「火龍博物館」怎麼是這樣空蕩蕩的？

僅是地下一層一個小小地方，擺放幾件舞火龍模型，唯一面對參觀者的是一個大螢幕放映大坑舞火龍的歷史簡介及現場過程，每小時播放一次的，每次十餘分鐘。

除此外，幾乎都沒有什麼火龍資料，祇是一個小小賣部在賣些文件套及掛袋之類。

這座樓高三層的「活化建築物」，樓上兩層是做什麼的呢？原來他們設計了一層是用來做客家菜餐廳，另一層則是闢作課室租與他人攪些活動，如講座之類。

其中一層作「正宗客家菜」餐館，這想法還是好的，實在的，但這不是「本項目」的主菜呀，主菜是火龍博物館。

大坑的舞火龍，已有一百四十年歷史，當年是太坑居民從除瘟疫而組織起來的，「火龍」是插滿燃點了的香，有「琉黃」

氣味，正是除瘟疫的一種民間做法，後來也成了一項象徵性的民間活動。每年的中秋節三天——迎月、賞月、追月，大坑便舞起火龍來了，用「人山人海」來形容觀賞者也可以，我看了好幾次，也跟舞龍者交談過。那火龍頭十分之重，最少也可百斤的，所以舞龍頭是一個小組，每人舞上幾分鐘便得換上另一人了，實在太吃力。但舞龍「大隻佬」們樂此不疲，這是一項很有意思的活動，倘若不然，也不會成為全國性的非物質遺產。

我不明白，這樣一項甚具地方性的街坊活動，怎麼不是由「大坑街坊福利會」這些機構去承辦處理的？最少也是一個合作伙伴呀，相信真真正正合作起來，這個所謂「舞火龍博物館」不會像現在這副樣子。——連一份簡單的單張簡介也沒有，更不要說值得細看的文物介紹。

這失望的參觀，令我再一次想起柴灣那座小小的「羅屋民俗館」。

羅屋就做得很好！





公與私

看方塊字，有時僅僅看字型結構便會看出不少趣味來。而且，我們往往在想，——這個字怎麼由這幾部分組合而來？這有什麼特殊關係嗎？

有，一定有。如果沒有關係也就不會聯想以至聯結起來。好，讓我們隨意地拿些字與詞義來看看。

公平，這兩個字你如何睇？

「公」的寫法，是上「八」下「厶」，「八」字是把一件東西一分为二，平均地分開，字形兩撇的左短右長，那不過是為了字型好看而已，沒有實質作用的，這實質實際上就是指「分開」，分開就是公平也！咦，為何下邊是這個「厶」字？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原來，看這「厶」它不僅是一個部首，它實際上就是「私」的古字，讀音「司」。這下子我們明白了！原來把「私」平均地分開來，不就是「公」嗎？這個字真有意思。「分」字是八字下邊一把刀，分物當然用刀啦，公平這個「平」字，我們看上去也覺得很有意思的，它的寫法兩橫一豎然後左右兩點，看起來都很平衡對稱，這就是公平的「平」了。

三日成「晶」

說到這些「望形生義」的字的結構，有趣的地方很多很多，讓我們再拿多幾個字來看看吧！

「晶」，表示明亮，我們說「亮晶晶」、「晶瑩」等，都帶着明亮之意，——三個「日」聚在一起，不就真是光明透頂了嗎？其實天上星星這個「星」字，原先也是「生」字之上三個「日」字的，慢慢地減省為一個日字，這除了好看之外，也有點意思呀！——星光，相對而言看上去比較暗淡些的，一個「日」便夠了。

用三個「日」成晶代表明亮，在我們傳統的理念裡，「三」個代表眾數，表示多的意思，譬如「眾」字的草寫(簡體字)便是三個「人」字的組合，——三人成「众」。森林是多樹木之意，所以「森」字是由三個木字組成，「垚」，也是堯字，三土疊起來，不就「高」了嗎？所以它是形容高。